

申遗成功，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



第二十七站 宁波②

江空潮势落，天阔雁声高。这是清代董沅在《夜泊慈江》中的一句诗。舟泊慈江，究竟是何种滋味？昨天，“大运河：我们未来的生活”全媒体行动来到第27站宁波，走访了“两段一点”中的运河宁波段。

记者 陈也喆



大运河宁波段刹子港。

记者 王鹏 摄

天工人巧，各居其半

宁波人自古枕水而居，伴着江淮上欸乃声苏醒。这座城市河网密布，有“三江六塘河，一湖居城中”之说。

旧时，船只走水路往返绍兴、余姚、鄞县和镇海等地，大多因受潮汐的影响，趋利避害，不走姚江。因为涨潮时，水面宽阔；落潮时，水面狭窄。潮平两岸阔的时候并不多。水道不稳定，对航运不利。

为了避免潮汐的影响，南宋时，宁波地方官组织人力，在姚江原有的天然河道上进行疏浚开挖，开通了慈江——中大河航道。于是，前往镇海多了一条相对稳定的河道。

自然江河与人工塘河并行共举，人与自然共同创造，所谓“天工人巧，各居其半”。这是宁波区别于其他运河城市的最大特征。

也许是河道很久没有清理，浮萍漫河，望过去幽绿一片，低飞的野鸟倏忽远去。

夹田而行，钟声悠远

慈城古镇三面环山，南有慈江自西向东流经。有水必有桥，慈城素有“城外三座桥，城内三座桥”的老话，小桥流水人家，滋养一方水土。

过去，慈江上有三座高大的石拱桥，夹田桥、太平桥、三板桥。如今，很多小桥都不复存在，只有修建后的夹田桥依然屹立于一隅。

夹田桥，顾名思义，是在田地两边架起的单孔石拱桥。它南北横跨慈江，旧时处于慈溪县城至宁波府城的官道上。

宁波市文保所所长徐炯明说，宁波城从唐代设为明州州治以后，一千多年来，宁波与慈溪的来往，走的就是这条水道。

从慈城大东门水门出城，经夹田桥边，由刹子港到小西坝入姚江，再从大西坝经西塘河入宁波城。

刹子港是沟通慈江和姚江的一条直河。徐炯明说，过去挖田造河，淤泥越堆越高，堆成了一座山。

因为来往的都是慈城做官之人，便把这座山唤作官山。官山下的河，就叫官山河。

官山上原来有一座凉亭，路过官山河的人，下船上凉亭，洗一把脸，换一身衣服，“就好比现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。”徐炯明说。

舟行此处，北边塔山上的清道观尽收眼底，钟声悠悠，一路伴随到小西坝。

舟泊西渡，在水之湄

刹子港南端有一座小西坝，与鄞州大大西坝隔着姚江相望。历史上，这里曾设船坞，是大运河的重要交通节点之一。

小西坝是从前的西渡，明代的章载道有一首《之姚江西津夜泊》的诗，就是写自己夕阳西下，泊舟西渡。

“夕阳辞古渡”、“不寐看残月”、“清光逗短窗”……从这些诗词来看，想来小西坝此地曾有很多停泊的船只，夜晚清幽，睡不着觉，看看窗外的晚风残月也好。

如今，渡口早已不用。

67岁的村民张仁法奇怪地望向我们：

“这有什么好看的，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，洗衣洗菜，都在这里。只不过原来的河道是弯的，现在新造了一个新闸，河道截弯取直了。”

说是新造，也有20年光景了。时间的印痕，在风化干裂的墙体上早有见证。

站在小西坝上登高望远，梅雨季节的风裹挟着雨丝吹拂到脸上，涌动的姚江横如眼波，有一小舟在水之湄。

年糕与人，运河滋养

中午时分，糯滑韧性的慈城水磨年糕，慰劳了饥肠辘辘的胃。

水磨年糕的原料，便是这运河的水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也铸就了一方如水渊远的文化。

江北有浓厚的历史人文底蕴，慈孝文化代表的董黯，梨园大师周信芳，著名作家与画家冯骥才……都是喝运河水长大的。

江北区文保所所长杨军说，运河申遗成功，江北区从此有了世界级的文化遗产，对于文化旅游方兴未艾的江北来说，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消息。

申遗成功后，后续工作计划从几个方面展开：首先，加大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，建立运河水质及周边环境实时监控体系。其次，积极发挥大运河这一重要文化遗产的教育作用，提升公民文化素质。再次，加快发展文化旅游、休闲度假等第三产业，推动环保事业，提高人居环境。

申遗成功，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些。因为我们是承继古风的今人，不能忘记古人的谆谆教诲，不能忘了喝过的古水。

明视康眼科搅动宁波近视手术市场的一池春水 无刀飞秒激光矫正老花技术7月登陆甬城

6月7日，宁波明视康眼科为24岁的杨先生实施了新无刀飞秒激光近视手术，这是该机构与台湾大学眼科医疗集团合作、设备全新升级后的第一台手术，主刀的张丛青医生曾是宁波第一例PRK近视激光手术实践者。现在，张丛青已开始“备战”激光老花矫正技术，这是明视康接下来将要引进的项目。“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世界一流的眼科技术，使用世界一流的眼科设备，这是我从医生涯的最大收获。”张丛青说。

记者 鲍云洁

患者：一场最不像手术的手术

杨先生是宁海人，虽然只近视两三百度，但他觉得每天戴着眼镜不太方便，尤其是在打球、游泳的时候，于是想通过手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。

前不久，他的哥哥到明视康眼科做过近视手术，视力恢复很好，于是，哥哥便把自己的主治医生张丛青推荐给他。

杨先生并不知道明视康已经与台湾大学眼科合作这件事，他笑言这一次的宁波之行是意外收获：“月初的时候我到明视康一看，开放式的手术室已经增加了一台

飞秒激光设备，据说要将近500万元，我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！”

“整个手术过程很快，只用了十几分钟。而飞秒激光制瓣的时间更短，几秒钟就完成了。整个过程我就没看到医生动过刀子，根本就不像手术嘛！”杨先生说。

术后第二天，他的视力恢复到1.0以上，“晚上也没有以前做过近视手术的人所说的那样，会看不清楚，现在感觉很好。”杨先生说，在他的推荐下，他的一个朋友已经在明视康预约了今天的手术。

费用也很实惠，不到万元

除了手术效果外，让杨先生惊讶的还有价格，他做了一下比较，当初哥哥是在老仪器上做的准分子激光手术，价格超过了1万元，而他做的是最新的无刀飞秒激光手术，竟然才9000多元。

宁波明视康眼科总经理陈仲如告诉记者，这就是他们当初决定和台湾大学眼科合作的根本原因。“台湾大学眼科没来之前，我们使用的是一套价值500多万元的美国Visx S4准分子激光仪结合传统的机械式制瓣系统，几年都无法收回成本，价格自然降不下来，更不要提再引进其它眼科技术了。怎样才能更好的发展办医，借助外力成为院内的共识。”陈仲如说，

“巧合的是，在我省大力推动社会资本办医的背景下，台湾上市眼科连锁——台湾大学眼科集团也在内地寻找合作的契机，二者一拍即合，就促成了这桩‘联姻’。”

台湾大学眼科来到宁波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增加一台500万元德国进口的飞秒激光设备，并要求我们把近视激光手术价格全线下调，最新的无刀飞秒近视激光手术也降到万元以下，比传统的手术的价格还低。

陈仲如坦言，如果没有台湾大学眼科的支持，这样的价格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，“搅动宁波近视市场的一池春水，对同业是一种压力，但对患者肯定是有好处的。”

医生：从夜不能寐到放心踏实

张丛青是宁波市第一例PRK近视激光手术的实施者，也是浙江省首批近视激光专家。1995年，他和同为明视康眼科医生的高森一起，组建了海军412医院近视激光中心。在近20年的时间里，他已经成为超过2万人成功摘去了眼镜。

回忆起以前的近视手术，张丛青感慨万千，“早期用的是钻石刀，就是在角膜上划8刀，这其实是不太安全的，我记得当时国内还曝出过用剃须刀片实施近视手术的事件。”

从安全角度考虑，张丛青始终没敢为患者做这样的手术，直至准分子激光技术在全国兴起后，他将这项技术引进到了宁波。

“激光治疗近视手术虽然没有致盲风

险，但在机械刀制瓣配合准分子激光的时代，医生技术往往决定着手术成败，一些检查不出的隐形疾病有可能会让手术留下后遗症，术后视力重新退化或者晚上视物不清等情况也偶有发生。”张丛青回忆，“记得那时候做完手术，我常常晚上是睡不着觉的，脑海里一遍遍回忆自己手术的经过，脑子里全是过程‘有没有疏忽’、‘视力能恢复到多少’之类的问题。”

发展到无刀飞秒激光近视手术时代，张丛青用“一颗心终于能放下了”来形容自己的感受。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眼科检查手段不断增强，隐性疾病的检出率进一步提高了，全程使用激光，手术安全性自然也进一步增强了。”张丛青说。

眼科：精确医学对设备的要求最高

和其他医学门类不同的是，眼科是一门精确医学。“眼睛对精确度的要求是大大的高于身体其他部位的，医生的技术水平再高，肉眼再厉害，也比不过精密的仪器，这就是近视激光技术不断革新、设备不断更新换代的根本原因。”陈仲如说。

张丛青和高森选择从公立医院出来，创办宁波明视康眼科这一民营机构，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：“公立医院的预算有限，也不可能全力发展某一个科室，眼科设备价格很高，想让科室的设备跟上全国

先进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民营医院不同，术业有专攻，而且设备可以根据需要不断更新，我来到明视康至今，近视手术设备已经更新了三次。”

更让他觉得自己的决定很明智的是这一次和台湾大学眼科的合作。“用激光矫正老花，不要说市民，连我都觉得新奇，这项从欧美引进的技术目前在台湾已经有2000多人受益，宁波将成为内地首批受益的城市。7月份这项技术就要引进明视康了，这应该说是我们医生和患者共同的福音。”